

國語大師何容

(上)

(本文插圖刊第九頁)

● 趙 廣 颺

與林語堂結文字交

推行國語貢獻很大的何容，於民國七十九年七月五日走完坎坷卻光采的一生。我與他相識五十多年，合作垂四十載，歸納交往共事所體會他的特徵：

通達委婉，堅忍貫徹。
困頓多端，幽默一世。

在他過世三年後，藉具體的合作經驗，略述事實，以資佐證。

何容河北省深澤縣人，生於一九〇三（光緒廿九年），自幼在家鄉入小學及高小，曾入師範講習所，因患痘輟學，痊癒後入天津水產學校，畢業後民國十二年赴北平考入北京大學預科，十五年升入本科英國文學系，因應國民革命，休學投軍，任政治指導員，參加北伐軍作戰曾受傷，嗣升師政治部宣傳科長，民十七（一九二八）年軍隊縮編，至南京司法部任錄事；民十八年以丁父憂北返。民十九年回北大，復學後兼任教育部國語統一會編輯，與白滌洲全編世界日報「國語週刊」，並代商務印書館編「說話課本」，發表

國語教育文字多篇，林語堂創刊「論語」，首期即評介何容所著「政治工作大綱」，與林語堂結文字交，林譽之為「幽默大師」。民廿三年北大畢業，翌年北大聘為兼任講師，授「中國文法」。因精研文法，熔馬氏文通，黎錦熙「國語文法」及劉復「中國文法講話」為一爐，撰有「中國文法論」。廿六年中日戰起，何容參加馮玉祥之「研究室」，廿七年教育部聘為科學用書編委會特約編輯，同時參加文藝界抗敵協會。民卅年入後勤政治部傷兵教育委員會擔任主編，旋受任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專任委員；卅五年奉命來台灣，初任國語會副主委，主委魏建功去北平，升任主委。因抗戰時，曾兼任復旦大學、社會教育學院及中央政校講師；在台乃兼師院國語專修科主任，復在師大、政大、世新兼課，著作甚多，始終未放棄國語推行工作，直至逝世為止。

國語會與國語日報

何容確是「學人」；從個性觀之，也是標準的中國「文人」。

我與何容初識於民國廿六年冬天，在漢口郊

外黃土坡馮玉祥的幕府。民卅四年我入教育部高等司，與他同事，公餘常有盤桓。民卅五年他與王炬奉命來台，我被派陝西省督學，曾在重慶上清寺教育部城內辦事處茶座話別；直到民國卅八年我奉命押運教育部學籍檔案自廣州至台北，再與他晤遇。二人合作互助將近四十年，蒙他惠助良多；也知他曾遭逢許多困頓，但他意志堅定，勇往直前，百折不回。

民國卅八年七月我擔任台灣省教育廳第二科（一科管總務）科長，主管高等教育、師範教育及考試訓練。其時台灣光復未久，各級學校皆以中國語文為最重要，尤其師範學校畢業生必須擔任小學及社會教育（成人）班教師，我因之與國語會許多專家經常聯繫。何容介紹最熱心，而且成熟老練的齊鐵恨，協助我最多。

三十八年教育廳早已決定八月中旬，要辦中小學校長講習會，我只好利用晚間偕二三同事籌畫十餘日，陳雪屏廳長聘立法委員及政學界要員十餘人駐會輔導；何容除到會講演國語推行之外，又介調王炬、王潔宇二委員擔任訓導及講義組長，駐會為助，備極辛勞。講習會計調中學、職



①何容與夫人合影。
②何容（中）與家人合影。



校、小學校長及縣市教育科長，都百六十人，當時陳雪屏廳長因足疾不能行履，副主任張希之曾繼我任中訓會指導科長者，合作尚佳。結業之日，陳雪屏廳長陪陳誠主席蒞會主持典禮，事後因教育界及社會風評良好，陳廳長在動員月會曾予稱許。何容聞之為之欣喜——因二科建議國語會應固定出席職務會報，並主張國語日報逐日贈送教廳每單位一份，何容見告：會內及報社同仁咸表振奮；而廳內人事、主計等單位，亦對國語業務增加關注與支持。例如該會編制原有專門委員一員，但屢荐未獲省府同意，因何之至友省府秘書趙虛吾辭職，我代何容洽人事室轉商省府聘任，趙虛吾曾兼任報社經理，何容極表滿意。

民國卅八年冬，師範學院有人訾議「國語」非學術，主張停止該院附設之國語專修科招生，何容為科主任，到廳說明：當光復初期，需要國語師資孔多，國語會建議台大設科，招致閩台青年；接受二年專業訓練，俾作推行之基幹，及後台大傅斯年校長主張改隸師院，當有助於推行國語。我認為國語幹部重要，力主繼續，並電告劉真院長，其議遂寢。但不久因國語會內部人事摩擦，何容被迫向師院推荐該會另一位常委接長專修科，煞費周章；而逾年終於停止招生，由院派該主任及師院一教師，作全省國語之巡視一年（劉真院長後升任廳長）；另改師院各系學生均必修「國語正音」一課，作為折衷之解決。何容喜該會及報社同仁多人得至師院兼課，認為差強人意，對會內人事糾葛，殊不介懷，論者贊何容能「容」，有足多焉。

改進山地同胞教育

民國卅九年春，教育部自四川重慶遷台北，我已費盡心力，奉准創辦行政專校，又促成淡江英專成立招生，收容大量教授及來台青年，至感疲憊，乃辭卸科長，遂婉謝何容延攬入國語會工作。休息逾月後受任教育廳專門委員。在專門委員室發起組織圖書室及資料室，並倡導研究。是年冬，我偕教部邊疆司人員巡視山地鄉廿餘單位，經考察研討，得一結論：欲改進同胞生活，須先提昇其文化，而重要關鍵在教育，國語文之傳習乃基本之工具（各部族皆有語言而無文字）。光復後指導山地兒童入學，發現困難有二：一為山胞必須兒童從事生產；入學時多超齡；二為山童學習進步甚慢，無法與平地者同進度。建議編製非文字型之智力測驗，依測驗所知其學習能力編入小學（不必以學齡為準），相機指導較易奏效。其時測驗學者艾偉教授正致力恢復「中國測驗學會」在台運作，由省教育廳委託該學會辦理。何容聞訊認為指出山地國語推行之明路，甚為興奮，熱心聯絡，馴致學會決議歡迎我入會。此舉引發何容對測驗工作之興趣與熱誠。

民國卅八、九年間，共有師範七所，每年舉行校長會議，多以語文教育為討論重心。何容因協助小學國語課本編校審查，對此頗多建白。國語會及國語日報出版書刊，供應各級學校以外，復與齊鐵恨等同仁審定多冊國語、國音字典，嘉惠全省同胞恢復漢化，助益甚多，影響所及不止師範院校已也。

何容對齊鐵恨之修養與熱心非常欽佩，特別介紹給我。鐵恨除每日在電台廣播國語外，曾到我兼課的大一國文班上，講演國注音、輕聲、變調與同字異音（現流行說法為「破音字」）。

校長講習會後，多位校長就談教育理想。成功中學潘校長振球，偶及擬辦生活教育實驗班，以社會科為中心，我介紹師院中等教育輔導中心沈主任亦珍予以支持。籌畫之下，最需國語文教師密切配合，何容與齊鐵恨全力協助，從指導學生聽說國語，用字典，看課外書作起。國文教師陶佩珍卅九年與我結婚，她與鐵恨十分融洽的原因，是北方學人甚少習讀仄聲字者，而南方教師很少習用北平話，二人互相欣賞，合作中得鐵恨與何容助力甚多。多位國語學人經常往還中，有時透露國語界人事問題（有人痛哭流涕），我與佩珍總以持平之語破解或委婉傳達，此即我在「達人何容」——祝他七十壽文集——短文中稱贊何容之基因。

彙編國文教學要領

民國四十年，教育廳增聘專門委員數人，我倡議分組研究教學問題。其間發起研討中等學校八主科（國文、公民、數學、歷史、地理、英語、理化、生物）之教材教法，荷陳雪屏廳長之鼓勵，與廳內人士及各校專家之合作，分組進行。我除照料各組會議外，並負責國文科之研討。

其時，各書局競編課本，經搜集各科教科書數百冊，僅國文一科，連初中、高中及職校新舊課本即達百冊，因國語會人士編審字典辭書積有



① 民國二十年在北平時期的何容。

② 何容（右三）與馬星野（右）、羊汝德（左）合影。



經驗，曾約何容與齊鐵恨參加研討，何容因會務與社務均忙，當時亦正與友人合編國文課本，不能經常到廳與會，只提供甚多意見與資料。齊鐵恨則欣然加入，半年間經常到廳開會，並詳審課本之選文深淺、註釋、字音字形，貢獻獨多。本組對於教學進度，作業種類次數，成績考察與批改及閱讀指導等，亦皆彙編「國文教學要領」之中，由廳彙印八科報告，頒發各校。四十一年六月師院調訓全省中等學校教師六百餘人，我曾講述教學改進要領等三課，並承學員繳交筆記，可惜四十二年八月教育廳長易人，中等學校八科之教學，未能大力改進，何容為此惋惜之餘，曾撰文從旁鼓吹。是年成功中學實驗班設有指定之普通班，作為比較，以便隨時檢討。該班各學科，採較新之教學法，類似自修輔導。但語文——尤

其全省國語文教師，當時極多操閩粵及大陸各省方言者，閩粵學童之自修能力，必賴國語之「聽」與「說」的訓練，而語文學習能力，不只寫作一端，課內課外活動亦須多樣、多種、多次；我以前辦理行政人員訓練，曾試作某種測驗，稍具客觀與合理之數據，為成功中學實驗班之需要，乃依考察之北市中學各科教學及作業情形，並照所擬「教學要領」之重點，試編「國語文能力測驗」。實驗班之國語文訓練，儘可能依照「教學要領」，按「聽、說、寫、讀」四項施教。所編測驗亦如其範疇（我七十六年編印的「陶佩珍教授哀思錄」已刊入其三年教學報告）。此舉為一大工程，測驗學會雖曾作部分小學學科測驗，但數量有限，且成效似未大彰，我為此與教育統計

專家合作，復多方採取各校作業精華，復承齊鐵恨熱心草擬測題：注音、輕聲、變調，文字之形與義、筆順等；何容代擬文法、語法、詞組比較、標點符號及文學常識等測題。鐵恨命題成冊，用之多年，至今猶有餘份。此乃他們另外大力協助事項之一。

測驗之編製過程，須經預測及試測，以便確定內容以適應不同程度之對象，並決定每段落之時間，統計檢討進度。因有「聽」的部分測題及多項臨場指導，常需每位操標準國語者為主試，亦承何容代約國語會與報社人士為助。大批學童預測時，何容不僅代約專人，且增派交通車免費接送全體監試人員。因此正式施測時，得國語會人力之協助，實在可感！

自掏腰包協助印卷

在編輯，施測幫忙之外，何容另有一大義舉：大規模測驗需要精印題卷，因測驗分五六部分舉行，題卷亦須分頁印刷，每套須三四頁，承何容惠允由國語日報社代為排印。彼時國語會與報社正被迫遷出台北市植物園原址，僻居木柵地區；交通十分不便，居然趕印三萬份題卷，且拒絕收費，估計印價不貲，何容說，齊鐵恨和他兩位情願捐新義助，堅不告知款額。多年以後他告訴我，他二位早已決定對我作的語文教育活動，任何幫助都拒收私人報酬，最後結果似乎是由何容的報社社長帳戶付了錢。

緣民國四十二年國語辭典原著人兼國語統一會委員之汪怡轉轉來台，以耄耋之年，目力衰微

幾近失明情況下，發願修訂國語辭典。另由吳敬恆稚暉贊助，何容請求，四十三年成立「教育部汪怡國語速記班」，國語會及國語日報青年幹部，與台北市國語師資紛紛參加，何容約我任課數小時，得親汪怡聲顏，並結識甚多英材，如林良、鍾露昇、柯劍星、郭寶玉、朱希屏等多人經常聯繫。

民國四十五年教育部打算辦理小學畢業生免試升初中，讓教育廳先作準備，並且指定新竹縣開始試辦。劉廳長先雲交我籌洽，決定先普測新竹全縣小學畢業生的程度；我曾先洽中國測驗學會，詳談許久無結果，劉先雲廳長決定交我負責辦理。根據當時升學初中的考試，分國語、算術與常識三科，除國語文測驗已編印完成外。算術測驗洽定小學校長陳梅生，常識測驗委託成功實驗班主任周繼文編製，均於民國四十五年完成，民四十六年暑假在新竹各小學就地施測。算術與常識測驗均用文字測題，由新竹教育局派員負責照計畫施測；國語文能力測驗，有聽說國語部分，且內容層次較繁，必須精操標準國語者主試。約聘此項人手下鄉巡迴工作，極為不易，除在台北新竹兩地約聘專人外，承何容協助，准該會朱希屏為十人小組之一員，經月餘滯暑奔走之辛勞，始完成三千餘人之普測。暑假後我彙編三科測驗結果，報告教育廳與教育部，供作免試升學政策之參考。此乃何容協助測驗事功之二。

先是，美援範圍擴及教育，四十四年起，教育部擴大招攬海外僑生回國升學，分別依其程度分發台灣各級學校。如何分校和編班，需知僑生

之學習能力，是項考察，美援機構主張採用比較科學之「測驗」；教育部僑教會委託我負責承辦。案經會商決定，採國文、數學及智力三種測驗。智力採侯璠教授所編（正中出版）之「非文字智力測驗」，數學特約師院李新民、路君約兩教授編製；初中、高中、大學一年級三項；國語文則增編高中及大一年級兩項；自四十六年冬季起，就已分發入學之僑生學校，前往施測，兼擇非僑生之班級作比較。每年編製三科測驗報告，各附分析研究意見；分送有關機關學校。美援機構甚為重視，連年自動增列預算。（至第四年擬增編自然科學常識一科，惜經教育部黃季陸部長強制分佔經費，因故未能編成，致成遺憾。）連續四年共測學生一萬餘人之僑生測驗，何容同意國語會同仁林良等多人經常協助，至堪感謝！後來沈亦珍、查良釗、潘振球、蔣建白、郁漢良、路君約、李興唐、薛光祖等倡議組織「中華測驗技術協進會」，齊、何二位亦熱心參加發起，成立後何容且連任常務監事數屆。

嘉惠僑生外籍學生

民國四十六年教育廳隨省府遷台中辦公，國語會及國語日報仍留台北，何容經常往台中辦事；我被借調清華大學，協助復校，常赴新竹，但有關國語推行，二人仍多聯繫。民四十八年春，教育廳劉真廳長認為國語會宜與廳內各單位密切配合，乃下令國語會與國語日報併遷霧峯，將省國語會員額縮編。何容與同仁研討，報社無法移動，會中人員眾多，搬家亦極困難，何容向董事

吳稚暉、傅斯年、田培林、游彌堅、杜聰明等呼籲，並求省議會，立委挽救無效，會社同仁群情惶惑，有人情願退休或要求資遣，有人欲自謀改業，何容惶惶終日，寢食難安，曾兩度找我轉請梅部長貽琦予以轉寰，但梅部長只召劉真廳長垂詢此事，未作主張。我知四十七年梅貽琦校長就任部長時，曾決定，除教育立法等政策及督導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外，一切地方教育，全部授權教育廳處理，早經面告周至柔主席及劉真廳長，對國語會問題不肯干涉。結果何容等另組國語日報董事會及財團法人，重新向有關機關登記，周章年餘，最後仍經教育廳簽章同意，始得獨立經營。請梅貽琦部長轉寰未得，乃我對何容愛莫能助憾事之一。

民國五十年代，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，著名之國語實驗小學，原由教育廳直接督導，改制後乃改隸市教育局，行政上視同一般國小；張校長希文見告；對台北市行政管理頗不習慣，意興索然。我與何容談及，如此「國語實驗」名存實亡，很可惜？建議由國語日報社國語服務部提出實驗計畫，主動交實小確實試辦；當經何容與齊鐵恨、王玉川、郝致賢（正兼政大附設之實驗小學校長）等研討決定，由報社新編改良之國語課本，交實小改進教學；另請王玉川編撰「說話」及「國語句式」教材，供實驗之用。不久即有新課本印出，（記得第一課為「大白貓」）。此事甚有意義，實小及報社同仁皆表欣然。後聞實驗因故停頓，惟多年以後報社成立「語文中心」，因張希文校長每年接受僑委會介紹歸僑子弟至實小

學習國語，積有經驗，乃延聘張希文為報社董事兼語文中心主任，擴大招收華僑子弟及外國學人入班學國語華文。因用注音符號教學成績甚佳，名揚海外。

某次語文中心邀我評判外僑演說比賽，張希文主任談及台大及師大語文中心，對外國來台學人學習華語後，可得大學證明文件，回國或返僑居地可作升等或就業之用。我因彼時省立高雄師院薛院長光祖曾多年合作，我願代介紹語文中心在高雄設班招生，同樣可得學院證件。後來雖未成事實，但我總算從旁協助國語事業之區區微意。

潘廳長振球接掌省教育廳，我便中常作部廳兩長聯繫工作，對免試升學之籌畫亦曾前往台中會商（我雖借調清華大學，迄仍在教育廳支薪），清華梅校長逝世後，曾往新竹主講清華大一國文兩年，嗣僅在台北經辦清華學報等刊物；潘廳長認為國語仍須加強推動，而何容長駐台北，廳內國語單位，除一督學兼總幹事又外放館長外，僅職員二人，故囑我前往專任國語會副主任委員，每週在廳三五日，公誼私交勢難拒卻。我徵詢何容意見，伊主張二人合作，一專一兼。及往教育廳詳洽，發現原列員額編制十八人，早被各單位佔用十餘名額；經費亦已部分挪用。擬增人手並恢復預算，則順延至下年度，我乃攜行李賦歸台北。不久行政院新設人事行政局，派廳者嚴格要求外調人員歸隊。我因事實困難，於民國五十九年初提前退休，國語會副主委之議遂罷。何容聞訊，為國語而惋惜。（下期續完）